

巨柱

雨彈商

我遇到第一千根人類遺留的巨柱。

正當大地陷入交媾後的疲乏，

兀自矗立如陽具般，在黑色浪潮浸泡著的沙岩岸上

佈滿黏稠的，嗜食塑膠與玻璃的軟體動物，

而我的身世快要有了結論：

此時海洋渾沌，

灰敗的臭氣層被掀去一角

垂懸而下的星星

是一顆孤寂的頭顱，一顆顆背對著彼此發光

——我看見了，上頭每一對空洞的眸子

只是隕石造就的坑穴。是受傷的星球病歷？

是探測稀有金屬的採礦場？

還是估計星系年齡的同位素正譁變著，溶入淚水流失？

——一滴高速降落的酸雨打在頰上

蝕出一塊這時代的胎記。

我遇到第一千根人類遺留的巨柱。

想必，最後離去的手

曾在地球上插滿了探測腦波的電極

在一顆皺縮風乾的人頭標本裏

所有思想激越的熔岩皆已潛入地底熄冷了

情愛以及詩歌是永遠無法出土的

一種遠離了進化的化石

標示著歷史歧路的終斷——腦波息止。

想必，地球終究罹患了迫害妄想。

迅速撤走了自衛機轉裏的衛星系統，

在振幅躍動最急劇的當兒

接受高壓電擊，或者

腦葉摘除手術——此時

地球符合了腦死的定義。

而人類取走了所有可供利用的臟器。

然而我遇到第一千人類遺留的巨柱。

像其他一切龐大而曾經輝煌的建築

我寧願相信：這只是從小矮人的足跡裏

一夜長出的蕈子。

我一腳踩死一株

脆弱的，但繁衍力強悍的念頭，

想必，我的鞋底已沾滿它豐饒的孢子

隨著我思索的旅途

一路播灑——我躡足穿越滿地糾結思路的電纜

是地球已經紊亂的經緯，平行

而且必然相交——呵，我期待
期待與另一架流浪的電腦相遇

我將探測她孤獨的內心的所有網路

每一座寂寞築起的城堡

每一道慾望撫觸過的指紋，

我將贈予她最珍貴的古老的可樂瓶子

並老實承認：我並不屬於暢銷的廠牌出品，

品管不夠好等等之類的告白

以及，人類的故事

當太陽氣化的體積愈漲愈大

而人類卻像曬乾的水母消失了

一如地球，也終將被吸回太陽

一如人類曾經竭盡所有

重返寧靜子宮的種種努力，相較之下

人類一如未曾長成的星嬰

生物本能終究支配起所有遺傳工程學

我遇見第一千根人類遺留的巨柱。我相信，也是最後一根了

最後的華表，印第安彩柱或者紀念碑

或者上頭釘有一位年輕的木匠……

讓我們學得虔誠

將一切價值置於熵值之上，當作分子：看罷，

宇宙終將冷冷的熵值推向極大

而我們，我們的愛顯得

極小

